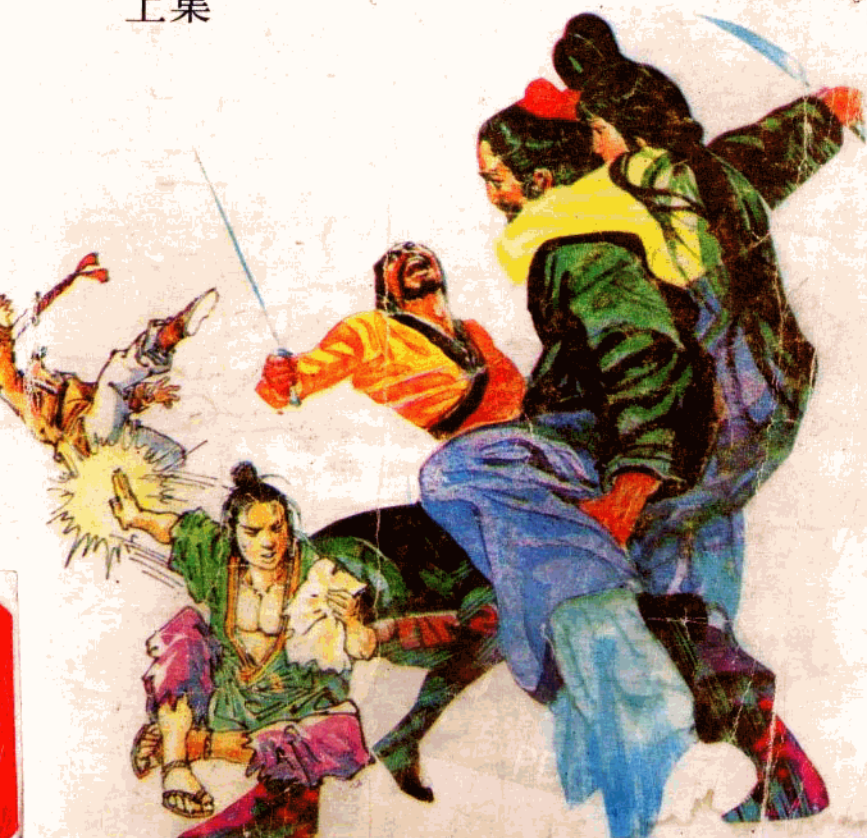


怪灯血人头

陈青云 著

上集



蚂蚁。

一片较婴儿小指还小的猪肉。

一群最常见的小黑蚁同心协力搬运那小片猪肉，移动的很缓慢……

一个身着月白锦衣，长发乌黑垂至腰际，绑成一束，绿色犀角嵌在发上，颈上尚戴着一条“寿”字型金炼子的小男孩，正蹲在那条细细的“小黑河”旁边看，神情是那么专注又老是有点不解的摇摇头，又黑又圆的眼珠子盯住那块猪肉似乎想从它身上研究出什么，俏挺的小鼻子已冒出几颗小水珠，显而易见已在这里看了很久，烈日晒得他雪白的双颊也浮起淡淡的红晕，额心那颗米大的珠砂痣更红得发光了，菱形小嘴儿一开一合喃喃念着：“怪呀！怪呀！真怪！”

蚂蚁是最合群的小虫儿，群策群力搬运一小片食物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

小男孩仰颈向天，阳光直射双目，受不住的直眨眼，火气甚大的指着太阳骂道：“你这讨厌的东西，还不快给少爷滚到云里去，小心少爷学那后羿把你射下来。”

声音是很清脆悦耳的，但好像不大讲理，白天正是太阳最凶猛的时候，他居然想把人家赶走？

见太阳依然肆虐，不理他的警告，小男孩没辄似的垂头丧气又看起蚂蚁搬猪肉，嘟起嘴喃喃道：“这……蚂蚁是与众不同。”

浮云似的飘到身旁，小男孩眼角瞥见紫色长袍下摆，微

微抬起眼瞟了来人一眼，面泛喜色，随即又冷淡下来，哼了一声。

卫紫衣轻笑一声，蹲下身道：“告诉大哥，你生气啦？”

那位瘦弱又俊美无匹，兼且精灵顽皮的小男孩正是当今武林最有价值的小孩，是第一门派少林掌门悟心方丈的亲至，也是北六省巨霸“金龙社”大当家卫紫衣的拜弟，更与第一世家四川唐门有极深的渊源。

这样一个人，有谁敢惹？

谁动了他，这三大帮派必使出一丁点功力，只要每个人轻轻拍你一下，就足以将你打死。

秦宝宝悻悻瞪着卫紫衣，道：“哼，天天找不到你，天晓得你忙些什么鬼把戏？不愿意跟我玩算啦，宝宝自个儿玩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瞧他说话那副神情，卫紫衣实在忍不住好笑，道：“小家伙就是刁，大哥忙得紧，那有空闲陪你，小棒头呢，他应该陪着你……”

秦宝宝嘴翘得半天高，插嘴道：“他也是忙，真奇怪，大家到底都在忙什么？”

卫紫衣怜爱的摸摸他脸蛋儿，温和道：“大人忙的事多着呢，待你长大就懂；告诉大哥，你今天玩儿些什么？”

秦宝宝发够了，破颜而笑，指着蚂蚁道：“大哥，你看它们怪不怪？”

卫紫衣真的想研究出“蚂蚁搬肉”有什么奇怪，好使宝宝高兴一下，但他也真的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奇怪。

“这是很平常的事，有何怪处？”

“很平常？”

卫紫衣又往地上看了一眼，颌首道：“蚂蚁体积小，因此这都是成群结队出现，遇上一小丁块食物方能运得动；我奇怪的是，谁将这肉丢在这里，引来一大群小虫子。”

说着以指点点着宝宝小鼻子，道：“是你吧？”

秦宝宝不服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卫紫衣“嘿”一声，道：“这里离厨房远，卖肉的贩子一向从厨房外的小门进出，不可能从这里经过，不小心掉下这一小丁块肉，想来想去，必有人故意拿来丢的。”

在卫紫衣盯视之下，秦宝宝想不老实都不行：“好吧，是我丢的，不过，也有可能卖肉的贩子是头一次来，不知路径，从这里经过掉下来的啊！”

卫紫衣哈哈大笑，长身而起，一把将宝宝抱起来，好笑道：“‘金龙社’总坛人口不下一千，买卖肉食均是整只运进来的，难道那些活生生的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会自己咬自己的肉丢下来？”

秦宝宝皱皱小鼻子，有点不好意思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卫紫衣无奈的摇摇头，道：“宝宝，你老实说，这么做有什么目的？”

秦宝宝的理由向来是非常光明正大（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），道：“们我记得蚂蚁都是吃素的，想试试这些蚂蚁离开少宝山，是不是不守清规？”

卫紫衣奇道：“蚂蚁吃素？这倒是头一次听说。”

秦宝宝那神情宛如取笑卫紫衣孤陋寡闻似的，道：“以前住少林寺，吃素饼糖果若掉下屑儿，蚂蚁都会跑来抢，就是饭粒菜屑它们也要，不是吃素的是什么？不想它们下了山居然吃起肉来，哼，不守清规的出家人叫酒肉和尚，它们就

是酒肉蚂蚁。”

看他认真的表情，卫紫衣实在不忍心取笑，道：“关于蚂蚁的由来，自古倒有一个传说。”

听得卫紫衣听得有意说故事，宝宝忙道：“小弟这厢请教，大哥请说。”

卫紫衣哧哧笑道：“瞧你急巴巴的样子，这些天真把你闷坏了？”

宝宝一副很懂事的模样实现在好笑，道：“闷是闷，不过，大哥也不好相强，反正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。”

卫紫衣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外头热，到屋里喝碗冰镇酸梅汤解暑。”

秦宝宝道：“大和叔叔给我的‘保命佛珠’很管用，夏抗暑，冬驱寒，大哥怕热，可以拿去戴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成。”卫紫衣断然道：“‘保命佛珠’最大的功用是能护住心脏，对你是最重要，无论在那种情况下均不可以解下，甚至不要露于人前，须知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你懂么？”

秦宝宝不太在乎的道：“大哥是怕有第二个司徒聪？”

看他一脸天真不在乎，卫紫衣可急了，正色道：“宝宝，答应大哥要好好爱惜自己，别再乱来，上回一个司徒聪搞得我们差点人仰马翻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宝宝心中暗叫不妙，马上忏悔道：“都是宝宝不好，大哥别生气，宝宝发誓，以后没有大哥允许，绝不将‘保命佛珠’示于人前，小棒头和三大领主也不例外。”

说着举起右掌作发誓状，精灵的大眼眨呀眨的，突然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大哥还不放心？”

卫紫衣苦笑道：“对你，不知何时我才能放心？”

撇撇嘴，秦宝宝道：“拐弯抹角转了一圈，是指我是最不乖的孩子？”

“总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”

卫紫衣暂抛烦忧，开怀笑着，牵着宝宝小手踏进“黑云楼”大厅，三领主“银狐”席如秀已等在里头，忙起身拱手道：“魁首，属下远远见你们谈得很投机，不好意思打扰，所以在这里等着。”

自从知道宝宝乃女儿身，席如秀总是等不及似的想看他俩蒂结连理，偏生宝宝老是长不大的样子，根本听不出他话里的玄机，真是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

卫紫衣深深看了席如秀一眼，道：“别逗了，如秀，坐，这些天你也够‘辛苦’了。”

那弦外了之音够使席如秀尴尬了，道：“魁首，我可是为你着想，这小子是蜡烛做的，不点不亮。”

喝着仆役端来的冰镇酸梅汤，卫紫衣吁口气，道：“顺其自然最好！对了，你来我找我只为说这几句话？”

目及秦宝宝坐在较远的椅子吃酸梅汤，席如秀放低音量道：“花园那座阁楼已盖得差不多了，请魁首去看一下。”

“砰”的脆响，秦宝宝重重将碗放在几上，瞪了他们一眼，回身跑到楼上去了。”

席如秀叫苦道：“我说咧，魁首当初实在不应该将盖小阁楼之事交给我办，那小子可是恨死我了。”

“没这回事。”卫紫衣语气坚定的道：“继续完成工程，这次不容他撒娇混赖过去，你去吧，等会有空我会去看看。”

席如秀摸着肚皮，道：“我说咧，魁首不如带他一起去

瞧瞧，见到阁楼美得要紧，他说不定就喜欢了。”

“再说吧！”

卫紫衣可不大有信心，自决定建小阁楼让宝宝搬过去住，他就不曾再经过那里，即使需要，也宁愿转回个弯儿多走点路绕道而行，对阁楼美不美，一点好奇也没有。

席如秀很乐观的道：“魁首只须告诉他，阁楼那儿搜集了很多玩意儿，他会不喜欢么？”

卫紫衣“嗤”的一笑，道：“我能猜出他的回答：大哥叫人把它们搬过来让我玩儿不是一样么？”

席如秀拍拍后脑道：“这小子真不好侍候，有了，魁首不妨威胁他不搬过去就没有玩。”

卫紫衣想也不想的道：“那更糟，他会半夜三更把它们偷出来玩，玩腻了再丢回去，你拿什么威胁他？”

席如秀有如打战似的辛苦，道：“怎那，只好派人严守阁楼楼捉小偷。”

卫紫衣啼笑皆非的：“劳师动众，浪费人力，而且宝宝为了想玩，我看十有九成他会溜出去请来方自如方兄帮他偷那些玩意儿，谁捉得住那位大侠盗？”

席如秀没辄了，道：“那我只好举白旗投降了？”

卫紫衣英挺的面庞泛着笑意，道：“经你一说，倒令我想出一条妙计，能使宝宝心甘情愿的住进阁楼。”

席如秀喜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漏。”卫紫衣小声道：“小楼盖好后，不必大事张扬，要宝宝移居而庆贺，大家都装作没事人样，以后的事就由我负责，请将不如激将，小家伙不用激是不行。”

席如秀虽不明白卫紫衣要用什么法子激宝宝情愿搬家，

却深信这位魁首的能耐，兴冲冲的办事去了。

沉思一会，卫紫衣目光移至宝宝吃酸梅汤的那只玉碗，心道：“这孩子没事拿碗出气，不教训一番他是不会乖。”

举步登楼，在宝宝专属的游乐间找不到人，信步来到书房，却见秦宝宝正襟危坐，端敬的正在书桌前写字哩，卫紫衣看得一怔，在他记忆中，…小家伙是很难得乖乖坐着磨墨写字，今天吹的是什么风？

悄然的行至宝宝身后，看清纸上的字样，卫紫衣突然“嗤”的一声大笑出来。

大大吓了一跳，写坏了字，秦宝宝回身嗔道：“大哥怎么象猫一样走路没有声息，你看，字写差了，这可不能怪我。”

卫紫衣吃不住又笑了。

原来秦宝宝在一大张纸上写了无数个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……”，这招当年他爹在世时就常常用，要知“万邪医圣”秦英几近老年方得一子，从娘胎里就带着病出来，秦英唯恐他夭折，对宝宝可说手依百顺，但这小子愈大愈顽皮，连少林寺的高僧都被戏弄，秦英深怕他闯下大祸，只有狠下心来管教，所以每当宝宝犯下大错，就把他关在屋里数日不得出来，这对爱玩的宝宝可比什么都可怕，若是小小的恶作剧，便罚他写字忏悔。

秦宝宝太纵奇才，聪明得很，当手痒犯了“大错”，便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秦英心焦苦累，待好不容易把宝宝找回来气也消了大半，就是要罚也轻多了，何况宝宝的胆大包天到处胡闹还不是从秦英那孔遗传过来的？秦英遇见爱子的“佳作”心中不免泛着一惺惺相惜之感。

至于小小的恶作剧简直无日不有，到后来，秦宝宝每有个小过错，估量逃不过惩罚，不等秦英责罚，自己便很有自知之明的先写下忏悔言“我错了，我错了……”，秦英好笑又好气，还有更多的疼惜，自然就骂不出口了。

只是，有一个问题尚待商榷，秦宝宝的“悔过书”是不是自己写的？”

当然不，他的恶作剧每每均是明智、明理、明月暗中相助，“有难同当”他是懂的，便要他师兄弟三人仿他笔迹抄了一大叠“悔过书”藏起来，每有“需要”，就选几张交到他爹手上，秦英便也睁一眼闭一眼过去就算了。

如今他拿磁碗出气，心中隐然有不好的预兆，情知卫紫衣要骂人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心想他爹喜欢“悔过书”，卫紫衣大概也不例外，便赶紧磨墨用功了。

果然卫紫衣好笑之际，刚才想教训他的那股气跑得无影无踪。笑道：“不用写了，你肯承认自己错就够了。”

秦宝宝放下笔杆，松口大气，道：“大哥真好。”说着又怯怯的低下头道：“那故事还说不说？”

卫紫衣抚着他长发，道：“大哥何时骗过你？”

秦宝宝雀跃地跳到卫紫衣身上，笑道：“大哥的故事最好听了，宝宝永远也听不腻。”

卫紫衣捏捏他小鼻子，道：“你当然喜欢，也只有听故事的时候，才看得见你乖巧的模样。”

秦宝宝委屈的道：“大哥老是说我坏，其实我不坏偷、抢、不杀人，也没有多坏，何必鸡蛋里挑骨头。”

“是不坏，只是，唉，顽皮得令人头痛。”

秦宝宝扮个鬼脸，道：“谁头痛？我可以开药给他吃。”

卫紫衣笑骂道：“玩皮！”

秦宝宝咯咯笑了，舒服地坐在大椅上听卫紫衣陈述那个传说：“古时有个人鼻子非常灵较之灵犬的嗅觉本事还大，于是大家都称呼他‘虎鼻师’。

有的人家当遭小偷窃走，请他用鼻子嗅嗅，不出多久便能找得失物，久而久之，他的名气便传开了，连皇帝都有耳闻。

有一遭，皇宫失窃传国玉玺，皇帝着急忧愁，又不能明着查访，被百姓知道了会动摇民心，甚至爆发篡位之争，只能委派亲信暗里寻访……”

秦宝宝听故事挺有一套，老爱捉人错处：“听说皇帝要宣诏什么命令，都必须盖上传国玉玺，当时丢了玉玺，皇上怎么办？”

卫紫衣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自古皇帝不办事的多得很，只是玉玺非比寻常宝物，再昏庸无能的人也知道它的重要；那皇帝派人找了多日不见，便想起‘虎鼻师’来了。

“‘虎鼻师’奉命暗中入宫，施展得天独厚的敏感嗅觉闻到一种味道。”

秦宝宝忙道：“什么味道？”

还嫌听不过瘾，腾身跳到卫紫衣身上，扯着他袖子要他快点说。

卫紫衣对他兴奋或伤心时就赖在亲人身上寻求安慰的习惯，已不再讶异，又忍不住道：“你这毛病可须改改……”

不等说完，秦宝宝恶人先告状：“大哥老是有忙不完的事，好不容易抽空陪我一下，就教训这里不好，大哥这么凶，我可不敢缠着你讲故事了。”

秦宝宝对付执爱他的人的绝招——转身就走，卫紫衣手一伸又把他逮回来，道：“我认栽好了，随你吧！”

哧哧笑着，宝宝迷着眼道：“我还以为大哥厌我了呢？”

“别乱想。”卫紫衣道：“快讲完故事，今天要辨的事还多着。”不等宝宝抗议，紧接着又道：“‘虎鼻师’嗅着的是狗的味道，皇宫里养狗的极少，皇帝派人一个一个搜，却无结果，‘虎鼻师’摇头说不是普通的狗，那条狗身上必熏过香料，而且是桂花合着陈年白露的香味。”

皇帝听了叫到：“那不是朕的玉雪么？”

赶紧派人将玉雪抱来，内监抱来通身雪白，无一根杂毛扁鼻子、嘴形怪异不外突的五爪之犬，圆团团的惹人疼爱，皇帝便问：“玉雪，朕的玉玺可是你借去。”

皇帝很爱玉雪，一点怒意也没有，可是玉雪却缩成一团不敢靠近皇上，内监便回道：“启禀万岁爷，方才奴才去抱御犬时，它挣扎着不让奴才抱，这情形很是怪异。”

皇帝心中便有数了，亲自到玉雪的饲养所搜查，发现它挖了一个狗洞，传国玉玺便藏在洞里，黄金御布上还有它的咬痕，大概它抱不动，便以牙齿咬着拖着走，藏好盖上泥土又覆上子，伏在上头睡，所以一直没有人发觉，让“虎鼻师”立了大功。

当初皇帝召来“虎鼻师”，便许他事成可以取走玉库里一件宝物，这时便问：“你喜欢什么？朕便送你。”

“虎鼻师”道：“谢皇上恩典，奴才斗胆要能上天庭的天梯。”

皇帝听了很不高兴，但金口已出不能反悔，只有将天梯给了他。

“虎鼻师”得了天梯，一出皇宫便急着想上天庭，找到一处僻静山林，拿出长只一丈的天梯，念动咒语，怪异的事发生了，随着咒语，天梯愈伸愈长，最后伸进白云间，望不见它的去处。

那“虎鼻师”兴冲冲的登上天梯，眼见白云在望，这时山林却来了一名樵夫，为人鲁直，又听多了山林多妖怪之事，见这天梯长得伸进白云里，以为是妖怪要窜上天庭闹事的路径，便替天行道挥动大斧斩断天梯，“虎鼻师”从白云高处摔下来，粉身碎骨，变成一条条的小蚂蚁。

由于他嗅觉灵敏，蚂蚁也留下这个特点，对甜的东西特别敏感，每有嗅到，便回去招集同伴搬运，除此，菜屑、米粒，甚至昆虫的死尸，它们都搬回去储藏，以便过冬之用；因是同一个人的化身，所以非常合群。

至于吃不吃素，理应看环境而定，少林群僧吃素，它们只好吃素，到了这里，鸡鸭鱼肉只要搬得动，相信整条活猪都会被它们抢走。”

秦宝宝静静听完，瞪着大眼，道：“大哥，我想那‘虎鼻师’送错时辰了，若在深夜无人时，说不定就能成功。”

“命改如此，怨也无益。”

卫紫衣扳过秦宝宝脸蛋面向他，轻轻道：“这只是传说你千万别当真，听完娱乐一下就是了，可别乱想。”

秦宝宝道：“我知道，若是真的会留下年代姓名，只是觉得他很笨而已。”

卫紫衣哈哈笑道：“他是太急了点。”

说着起身将宝宝在刚才坐的椅上，有点歉意的道：“今日是各分社之主向总坛报到的时候，大哥不能再陪你，

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我自己找乐子。”秦宝宝道：“大哥放心去吧，我明白你身负的担子有多大，自己会乖乖读书。”

嘴上说的大方，脸上的表情便不免露出意兴阑珊的泄气之色，卫紫衣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小阁楼快完工，陆续搜购许多玩意儿，难道你不想去看看？”

秦宝宝翻翻白眼道：“这么快便要我搬出去？”

奇怪卫紫衣居然不逼他，道：“等你想玩的时候再搬过去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秦宝宝喜道。

卫紫衣哈哈大笑：“我真是怕见你的眼泪，不敢相逼于你。”

转身出门，恰遇小棒头快步而来，眼皮子也不瞟一下，冷冷留下话：“看好宝宝，不许有一点意外发生。”

小棒头战战兢兢道：“是，魁首。”

在“金龙社”，小棒头跟着宝宝到处吃香，非常自由，就是怕卫紫衣，三大领主及大执法，尤其是卫紫衣，冷下脸来，简直变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么狠毒可怕，与他温文的面目完全不同，每在暗中嘱咐小棒头不许让宝宝当试危险的游戏。

确定卫紫衣已下楼，小棒头才吁口大气，自语道：“要见大当家，最好与宝少爷一道，否则我实在怕怕，一句错话都说不得。”

“你在发什么呆？”

秦宝宝不知何时已笑嘻嘻立在他面前，道：“你跑那儿去？我都找不到人。”

小棒头忙拉着宝宝道：“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宝少爷，

一个令你想不到的人，你一定嚇住。”

秦宝宝懒洋洋的道：

“我今天不想玩了。”

小棒头急道：

“他还从陇境而来，如果你不去见他，被社里的人发现他的形踪，他会没命。”

“陇境？”

秦宝宝灵光一闪，跑进屋里取出一个桃木面具，拉着小棒头边跑边道：

“他在那里？”

小棒头细声道：

“城里，那呆子居然到处问你的住处，而且问到我，我一问就知道他是谁，心中就急了，他爹和魁首是死对头，打了一仗‘黑蝎子帮’的总瓢把子答应不出陇境，那呆子一来怕被我们的人捉住，所以我要他躲在客栈里不出来，由我回来带宝少爷去见他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秦宝宝道：

“人家有情有义，可不能眼睁睁看他死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不过，这呆子真够蠢了，来到商人总本营，居然不知道隐藏面目，还大摇大摆，不知该说他胆大包天呢，还是弄昏了头。”

小棒头嘻笑道：

“他一定急着见宝少爷，可见他很喜欢你。”

秦宝宝甜甜笑道：

“大概上次整他整得不够惨，还悍不畏死的找上门。”

小棒头紧张的道：

“人家有情有义，可不能眼睁睁看他死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不过，这呆子真够蠢了，来到商人总本营，居然不知道隐藏面目，还大摇大摆，不知该说他胆大包天呢，还是弄昏了头。”

小棒头嘻笑道：

“他一定急着见宝少爷，可见他很喜欢你。”

秦宝宝甜甜笑道：

“大概上次整他整得不够惨，还悍不畏死的找上门。”

小棒头紧张的道：

“我瞧他这样明目张胆，一定已落入魁首掌握中，万一魁首要捉人，怎么办？”

对这些事宝宝向来不太关心，闻言道：

“不会吧，他又不是来找‘金龙社’算帐的。”

小棒头急道：

“怎么不会，大家都知道魁首的习惯，对自己人好，对敌人却残酷不留情。”

秦宝宝伸伸小舌，道：

“大哥温柔带笑的时候多，生气的时候少呀！”

小棒头咕哝道：

那是对你，我可没见他老人家对我笑过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秦宝宝奇道：

“为什么叫大哥‘老人家’？他又不老。”

小棒头道：

“魁首乃‘金龙社’的最高头领，北六省的一条鼎，我听马泰他们说过，外地来咱们地盘做黑道买卖，都必须跟‘金龙社’打一声招呼，谁见了魁首，敢不叫‘老人家’？”

“大哥温柔带笑的时候多，生气的时候少呀！”

小棒头咕哝道：

那是对你，我可没见他老人家对我笑过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秦宝宝奇道：

“为什么叫大哥‘老人家’？他又不老。”

小棒头道：

“魁首乃‘金龙社’的最高头领，北六省的一条鼎，我听马泰他们说过，外地来咱们地盘做黑道买卖，都必需跟‘金龙社’打一声招呼，谁见了魁首，敢不叫‘老人家’？”

哼了哼，秦宝宝道：

“我才不理他势力多大，大哥就是大哥，瞧他一张孩儿脸还挺稚气的，就爱扳起脸教训人，原来都是你们把他叫大的。”

小棒头偷偷笑着，宝宝受卫紫衣的责骂最多，虽然很少疾言厉色，对宝宝已很有遏阻效果，否则这位小祖宗真会爬上天了。

两人下山，守卫兄弟没敢留难，一面回报上头，一面派人暗中保护，宝宝这鬼灵精察觉有人跟踪，利用关卡比较松的那一带，陡地——

惨叫一声，双手抱胸蹲下身，不住呻吟，小棒头吓得脸色苍色，急叫……

“少爷，宝少爷，你的病……药呢，药没带出来？”

秦宝宝脸色灰败，不住喘气，小棒头见状大叫：

“快来人啊——”

那几名跟踪及守卫的弟兄全奔了出去，一人奔回去取药其他人想扶宝宝回山，刚一接近，原本蹲在地下痛苦不堪的

小祖宗双手齐伸，快速无比的点了各人“软麻穴”，嘻嘻笑着，正常得很哩！

小棒头惊疑道：

“宝少爷你没事？”

“没事！”秦宝宝向躺在地上的弟兄道：

“抱歉，得罪了，我讨厌每次出门就有一堆人跟在后头你们拿我当犯人啊？”

也不给人家解释，又道：

“再见了，等会儿就有人来救你们。”

说着和小棒头朝镇上去，二人都想先想出好办法让“见血魔君”萧一霸的独子萧傲云平安回去。

秦宝宝抿抿嘴，道：

“在甘肃，他对我极好，大哥如果恩将仇报，以后再也不理他了。”

头棒头道：

“可是大当家被‘黑蝎子帮’围困之事总是事实，三位领主便不会放过他。”

“那是他爹的错。”

“父债子还呀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秦宝宝道：

“我回去跟大哥说，请他不要伤害萧呆子。”

这小子说做就做，转身便走，小棒头拉着他道：

“我的好少爷，也许魁首还不知道这事呢，何必惹出无谓的麻烦。”

撇撇嘴，宝宝道：

“都是你的话，好吧，等大哥要捉人的时候才带他溜走；